

李鸿章东山再起

李鸿章在戊戌政治风云中能自保平安,但他的观点、态度悉为慈禧所知,戊戌政变后他自然不可能再获重用。

1898年夏秋,山东黄河再次决口,数十县被淹,受难乡民无数,甚至浮尸蔽水。这时,慈禧出人意料地命令奕龄已七十有五的李鸿章前往山东勘勘山东河工。

派李前往当此苦差,慈禧当有自己的考虑:一是自己通过政变重新训政,想以派如这重臣前往灾区,显示自己对灾情的重视、对灾民关心,以收买民心、稳定局面;二是李鸿章毕竟同情维新派,且有多人上奏要求弹劾,借此变相罚李。

从山东勘河返京后,李鸿章仍然未受重用,但他又在闲居了八个月却突然时来运转,东山再起,重任封疆大吏,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从“勘河”到“督粤”,这种官运的大浮大起看似命运捉弄,实则为李鸿章一直耐心等待、不断窥测方向、最后果断行动的结果。

原来,虽然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皇帝,但光

绪皇帝活着对慈禧和守旧派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此慈禧曾打算以“帝病重”之名谋杀光绪。但此时的中国已是“半殖民地”社会,慈禧不能不先试探各国对此态度,没想到各国纷表反对,甚至表示要派医生到宫中查看光绪皇帝究竟是否病重。而全国也舆论哗然,尤其是各地华侨纷纷发电,有时甚至数万人联名,要求慈禧归政,确保光绪平安。

面对强大反对,慈禧只得打消谋杀光绪的念头。但她又于心不甘,打算“废掉”光绪,另立新帝。但这“废立”之事仍需试探外国的态度,可是慈禧等守旧派与洋人交恶,无从打探,于是与李鸿章私交不错的荣禄便走访李鸿章,请李打听外国人的态度。

李鸿章认为自己东山再起,重获大权的机会终于来临,便不失时机回答说,这是内政,如果先询问外国人的态度有失国体,但如果派我到外地当总督,外国使节必来祝贺,这时可顺便探问外国态度而又失国体。除了想重掌大权外,李鸿章还提出外放当总督的另一

个考虑是远离京城,以避免“废立”这一至为敏感、甚至有关身家性命性的宫廷权力之争。荣禄为李之说法所动,所以几天后他就被任命为两广总督。

李鸿章再获重用任两广总督的消息传来,外国使节果然纷纷前来祝贺。当李鸿章“无意之中”向他们谈起废光绪、立新皇帝的问题时,这些使节则表示这是中国内政,他们“理无干涉”,但他们的国书都是给光绪皇帝的,如果另立新君是否继续承认则要请示本国,以此间接地表达了反对废立之意。荣禄、李鸿章担心废立会引起外国干涉和国内一些官员反对,因此他们也不太赞成此时废立。于是荣禄提出了不必过于着急,可先立“大阿哥”、慢慢再取得皇帝“大统”的建议,得到慈禧认可。

任命李鸿章为两广总督,则是慈禧的老谋深算。对权谋术数,慈禧可能比李鸿章还要精通。李想外放当总督,慈禧则顺势让他当两广总督,因为广东紧邻香港、洋商众多,中外交涉日益繁杂,不懂洋务者很难在

此为官,李鸿章当是最佳人选。更重要的是,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在海外华侨、华商中得到广泛支持,声势越来越大,而侨民、侨商大多数都是广东人,所以广东同情康党的人很多,慈禧认为广东人心浮动、局面不稳,只有像李鸿章这样资历高的官员才镇得住。慈禧此举最厉害之处在于,她清楚知道李鸿章从思想、观点上赞成、同情维新,所以一定要李前去镇压康党,将李置于不能不明确态度的“风口浪尖上”,这既是对李的考验,又可将李“拉下水”。

就在任命李鸿章为两广总督的第二天,慈禧便以光绪之名诏谕各省督抚严密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其中特别强调“沿海一带”、“海疆各督抚”,显然是说给李鸿章听的。

1900年1月7日,李鸿章春风得意、精神抖擞地离开南下,于1月16日到达广州,只隔了一天就接印视事。

在政坛失势一段时间后仍审时度势、积极活动,最终竟以年近80之高龄东山再起,重任封疆大吏。李鸿章的能忍、能与终生嗜权恋栈的性格在此显现无余。

摘自《经济观察报》

叶圣陶墓前纪念亭题名“未厌”,用的是他自己的座右铭。圣陶先生曾把自己的书斋题名为“未厌居”,还解释说,他在任何情况下,对人世总抱着希望,决不“厌世”,而对自己的工作则永不“厌足”,所以取了这意义双关的斋名。

林语堂的座右铭:“有不为”。按照中国学者给自己书斋起斋名的习惯,林语堂称自己的书斋为“有不为斋”。在一篇小品文里他自己解释说:“我厌恶费体力的事,永远不踰墙而坐;我不翻跟头,体能上的也罢,精神上的也罢,政治上的也罢。我甚至不知道怎样趋时尚,看风头。”他表达自己的

别具一格的座右铭

人生态理想是:“此处果有可乐,我即别无所思。”

梁启超的座右铭:“饮冰”。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梁启超给自己的书斋起名为“饮冰室”。他从1899年开始用饮冰室这个名称,当时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办《清议报》,从第二十五期时用笔名“任公”开辟《饮冰室·自由书》专栏。1901年自号“饮冰子”,1902年出版的第一本文集题名“饮冰室”,并称自己为饮冰室主人。“饮冰”一词始见于《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

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焉?”梁启超变法维新,内心焦灼,因此他爱饮冰来解内热,积极宣传变法强国。

黄胄的座右铭:“雨石”。著名画家黄胄命名自己的画室为“雨石居”。他说:“我就是实实在在的一块石头,不会讲什么话。”这当然是他的自谦之词。“雨石”实为“语实”之谐音。从“雨石居”这个斋名我们可以看出画家黄胄的朴实为人。黄胄把自己的斋名命名为“雨石”,大概还有另一层含义:石质坚硬,雨洗后的

石头增添了洁净。浩而坚是雨石的品质,也暗喻了人品,表达了艺术家对纯洁而坚强的人品的追求。

黄佐临的座右铭:“苦干”。黄佐临几十年埋头苦干,勤奋不辍,成为著名的话剧艺术家。黄佐临喜欢书、画艺术,客厅四壁挂满了林风眠、关山月、程十发等国画大师的佳作,卧室里挂着一幅书写有“常乐”的条幅。黄老说这是书法家沈重题写的。当时黄佐临希望他题写“苦干”二字,可沈重这么说,您苦干了,还是“常乐”吧。

摘自《银川晚报》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wbwh1616@sina.com

之前,我并不看好他。他太虚夸,而且带着“八零后”的那种放浪,何况,他辜负了我喜欢的一个女子。

可是那天,他感动了我。

他是谢霆锋,一个正如日中天的歌手、演员,之前,我并不喜欢他,因为他看起来有几分轻浮,甚至带着几分浪子的放荡。

可看完那个访谈,我知道,应该如此成功。

17岁,他出道,为替父亲还债,开始自己的演艺生涯。第一部片子,古惑仔系列,他和300多人打打杀杀,因为太过入戏,他不小心踢到了废钢,脚受伤了,血顿时流了出来。

导演立刻喊停,然后要送他去医院。

他知道,这一去医院,势必必要换人,他的星路也许从此就断了。

于是,17岁的他对导演说,300多人找来不容

易,耽误一天就是好多钱,我能坚持。

于是,他将酒精直接倒在伤口上,再将塑料袋穿进鞋子里面接血,继续拍摄。换了四个塑料袋,倒出四袋血,戏拍完时,他几乎晕倒。

送到医院,大夫说,再晚来一会儿,人就完了;而且,极有可能破伤风。为了给他缝针,大夫让他签生死状。

在大夫给他缝针时,他就那样看着,不喊、不叫、不哭,没有打麻药,就那样一针一针地缝着。一个17岁的少年,知道自己面对的会是怎样的人生。他说,哭是没有用的。

最后一针,他对大夫说:我来缝!

大夫看着他,他居然笑了,没有尝试过的人生,我

们这一生将怎样度过?问之万人,答案相同,就是希望过得幸福。获得幸福的方法,依我之见,只有三个字:“爱”和“创造”。

一个心中充满爱的人,无论是对什么的爱,都将会是幸福的。

创造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好奇心,好奇心在本质上是什么,是由自由!你们要在大学时期,打下人文、科学知识的基础,这个基础包括神、文、史、哲、科、艺。

自己缝一针

雪小禅

都想尝试一下。

这句话多么豪迈,在场的人居然震惊了,因为大夫说,如果熬不过去,他也只有四天的生命了,所以,他愿意尝试生命中不曾尝试的痛苦,他要给自己缝一针。

那是他的第一部电影,他得了金像奖的新人奖。

后来,他一直努力,不停地得奖。在得到金像奖之后,他曾经很飞扬跋扈地对父亲说:你演了一辈子戏,得过一个奖吗?

父亲黯然。

他一直自认为是骄傲的、成功的,所以,即时的他难免疯狂了些。几年之后,当他恋爱了、结婚了、生子了。他才知道,父亲把他这么麻烦的孩子养大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这一次,他又得了百花

奖,当主持人问他想对家人或朋友说什么话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哭了。

多少年来,他没有哭过。被臭鸡蛋砸下台没有哭过,折断胳膊腿没有哭过,恋爱失败没有哭过,可是这次他哭了。

他说,如果再有可能会得金像奖,他一定把那个奖杯送给父亲,然后谢谢父亲这么多年的爱和宽容。

是从给自己缝那一针开始,他知道,所有的明天全靠靠自己拼,只有经历过风雨,才能看到彩虹,而他,也由一个少年成为香港的形象大使,历经十年,终成大器。

没有人会轻轻松松就成功,即便是名人的儿子。他付出的努力和艰辛都得到了回报。自己缝的那一针让他明白,疼痛,是青春必须的一步!

摘自《家庭》

如何度过我们的一生

萧瀚

能会说时间不够,那降到最低标准,《史记》是必读的中国史籍,如果有时间也应该读《资治通鉴》,至于其他的史书,就看你们自己的兴趣了,不过,比较像样的通史性的作品必须读上几部,例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至于其他的通史著作没读过特别好的,不读关系也不大。但是,如果对其文字以及思想本身要求不很高,仅仅作为知识需求的话,吕思勉先生的一些通史性作品还是值得读的,例如他的《白话本国史》。外国史方面,可选择范围很广,例如美国拉尔夫主编的《世界文明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系列等,就不再举例子了。

哲,就是哲学,古往今

来的哲学著作很多,应该从哲学史入手,我的经验是德国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最好,其次是美国梯利的《西方哲学史》,至于那部名气很大的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我并不喜欢。看了这些哲学史著作之后,你自然会知道自己应该看什么具体的哲学著作。

科,当然是科学,这方面的书,我们主要是读科普性的读物,例如阿西莫夫的书,卡尔·萨根的书,还有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天文学等一切自然科学领域的科普作品,这些书有助于我们摆脱科普盲这尴尬的身份,扩大我们的视野。

艺,就是艺术,范围很广,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建筑、影视……这些不但要从形成文字的文本去了解,更重要的是要亲炙,就是亲身接触,有些甚至去学习具体的艺术创作方法,艺术创作是最直接感

海溼的病已经开始迅速恶化。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拖着艰难的步伐,到罗浮宫去和他所崇拜的爱情女神告别。他躺在雕像脚下,仰望这个无臂的女神,哭泣良久。

他的恋爱史从他爱上两个堂妹开始,这场恋爱从一开始就是无望的,两姐妹因为他的贫寒而从未把他放在眼里,先后与凡夫俗子成婚。然而,正是这场相相思成了他诗才的触媒,使他的灵感一发而不可收,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歌,奠定了他在德国的爱情诗之王的地位。

可是,虽然在艺术上得到了丰收,屈辱的经历却似乎在他的心中刻下了永久的伤痛。在他诗名业已大振的壮年,他早年的

我这个人经常做梦,很喜欢做梦,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就是写梦。

1950-1956年间,我在南京师大附中读书。当时新中国刚建立起来,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因此我有一个金色的童年。

中学时代奠定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底色,是非常重要的。我的童年生活的底色是充满光明的。

大家也许很难相信,那个时候没有高考压力。我学习非常之轻松,没有多少作业,上课基本就全部掌握了,下课时间都是自己的。我于是就读书,读闲书,各种各样的书,漫无边际,抓过来就读,没有目的,完全是兴趣所至。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在学习经验会上有个发言。我说:学习最重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把每一门功课都当做精神的享受。学习就是探险的过程,每一次上课都是发现新大陆,要带着好奇心,怀着一种期待感,甚至神秘感走进课堂。

1984年左右,我刚从北大研究生毕业,留校做助教。系里请已经退休的老师,来做最后的公开演讲,我做具体的组织工作。那真是一次辉煌的“演出”,

摘自《青年文摘》

热恋的两姐妹之一苔莱丝特意来拜访他,向他献殷勤。对于这位苔莱丝,当年他曾献上许多美丽的诗,最有名的一首据说先后被音乐家们谱成了250种乐曲。这首诗是这样的:

你好像一朵花,这样温情,美丽,纯洁;我凝视着你,我的心里不由涌起一阵悲切。我觉得,我仿佛应该用手按住你的头顶,祷告天主永远保你这样纯洁,美丽,温情。

真是太美了。对两姐妹的爱恋是海涅一生中最为投入的情爱体验,后来他就不再有这样的痴情了。

我记得林庚先生作了非常认真的准备,几易其稿。那一天,他的穿着看似朴素,但很有风度,讲不出那种风度,一站在讲台上,就把大家给镇住了。讲完以后,走出教室,他就几乎倒下了。我把他扶到家里去,回去就病了一场。他是拼着命来讲这一课:这真是我学习非常之轻松,没有多少作业,上课基本就全部掌握了,下课时间都是自己的。我于是就读书,读闲书,各种各样的书,漫无边际,抓过来就读,没有目的,完全是兴趣所至。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在学习经验会上有个发言。我说:学习最重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把每一门功课都当做精神的享受。学习就是探险的过程,每一次上课都是发现新大陆,要带着好奇心,怀着一种期待感,甚至神秘感走进课堂。

1984年左右,我刚从北大研究生毕业,留校做助教。系里请已经退休的老师,来做最后的公开演讲,我做具体的组织工作。那真是一次辉煌的“演出”,

热恋的两姐妹之一苔莱丝特意来拜访他,向他献殷勤。对于这位苔莱丝,当年他曾献上许多美丽的诗,最有名的一首据说先后被音乐家们谱成了250种乐曲。这首诗是这样的:

你好像一朵花,这样温情,美丽,纯洁;我凝视着你,我的心里不由涌起一阵悲切。我觉得,我仿佛应该用手按住你的头顶,祷告天主永远保你这样纯洁,美丽,温情。

真是太美了。对两姐妹的爱恋是海涅一生中最为投入的情爱体验,后来他就不再有这样的痴情了。

在维纳斯脚下哭泣

周国平

热恋的两姐妹之一苔莱丝特意来拜访他,向他献殷勤。对于这位苔莱丝,当年他曾献上许多美丽的诗,最有名的一首据说先后被音乐家们谱成了250种乐曲。这首诗是这样的:

你好像一朵花,这样温情,美丽,纯洁;我凝视着你,我的心里不由涌起一阵悲切。我觉得,我仿佛应该用手按住你的头顶,祷告天主永远保你这样纯洁,美丽,温情。

真是太美了。对两姐妹的爱恋是海涅一生中最为投入的情爱体验,后来他就不再有这样的痴情了。

我这个人经常做梦,很喜欢做梦,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就是写梦。

1950-1956年间,我在南京师大附中读书。当时新中国刚建立起来,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因此我有一个金色的童年。

中学时代奠定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底色,是非常重要的。我的童年生活的底色是充满光明的。

大家也许很难相信,那个时候没有高考压力。我学习非常之轻松,没有多少作业,上课基本就全部掌握了,下课时间都是自己的。我于是就读书,读闲书,各种各样的书,漫无边际,抓过来就读,没有目的,完全是兴趣所至。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在学习经验会上有个发言。我说:学习最重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把每一门功课都当做精神的享受。学习就是探险的过程,每一次上课都是发现新大陆,要带着好奇心,怀着一种期待感,甚至神秘感走进课堂。

1984年左右,我刚从北大研究生毕业,留校做助教。系里请已经退休的老师,来做最后的公开演讲,我做具体的组织工作。那真是一次辉煌的“演出”,

在当时的他的眼里,美正因为易逝而更珍贵,更使人要抱它挽留少年。他当时是一个痴情少年,而痴情之为痴情,就在于相信能够使易逝者永存。他后来自己承认:尽管饱尝胜利滋味,总缺少一种最紧要的东西。就是“那消失了的少年时代的痴情”。

在海涅一生与女人的关系中,事事都没有结果,除了年轻时的单恋,便是成名以后的逢场作戏。唯有一个例外,就是在流亡巴黎后与一个他名之为玛蒂尔德的鞋店女店员结了婚。我们可以想见,在他们之间毫无浪漫的爱情可

言。海涅年少气盛时曾在同一首诗中宣布,如果他未来的妻子不喜欢他的诗,他就要离婚。现在,这个女店员完全不通文墨,他却容忍了下来。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他瘫痪卧床以后,她不愧是一个任劳任怨的贤妻。

在他最后的诗作中,有两首是写给这位妻子的,读了真是令人叹息。一首他想象自己的周年忌日,妻子来上坟,他看见她累得脚步不稳,便嘱咐她乘出租车回家,不可步行。另一首写他哀求天使,在他死后保护他的孤零零的遗孀。

这无疑是一种生死相依的至深感情,却无疑是一种生死相视的至深感情。

摘自《扬子晚报》

古代秘书值班众生相

自从诏书这一公文文体产生以来,古代皇帝下达的诏书真不知有多少,但专门针对秘书值班脱岗事件而由皇帝亲自下达的诏书,宋仁宗的这份诏书很可能是独有的一份。看来,再好的制度也要靠人来遵守,不遵守,成了虚设,无疑就成了一张空文。

值班的烦恼 秘书值班尤其是值夜班,其显著特点就是最大苦惱,就是本文题目的后面五个字所概括的三层意思:清闲、冷静、熬夜(“玉堂”乃翰林学士院之意)。古代做过秘书的著名文人,有许多人在诗作中写到过他们的这种苦惱,如苏轼就有“玉堂孤坐不胜清,长策枚邹接长脚”、“玉堂清冷不成眠,伴直唯呼孟浩然”的诗句。官禁森严的翰林学士院岂是外人可以随便出入之地,苏轼就想让朋友陪伴的想法是永远实现不了的,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自己带上几本书到值班室看。他曾利用一个晚上的值班时间,居然读完了诗人李之仪的百余首诗,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浏览,而是像参禅一样地认真品味和欣赏。

秘书正常值班尚且会有诸多苦惱,如果还要连续值班数日,辛苦自然倍于常人。唐朝的权德輿做秘书时,就碰到过这种倒霉事。据《旧唐书·权德輿传》记载,唐德宗贞元年间,中书省有好几年时间就只有权德輿一个中书舍人:“独德輿直禁垣,数旬始归。”权德輿实在吃不消了,就上疏请求增加秘书员额,以减轻和分担自己

值班的任务。唐德宗却说:“朕并不是不知道你的辛苦,但秘书工作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一般人难以胜任,只有找到了像你这样的人,才能安排到这个岗位工作,可是这样的人一直没有找到。”皇帝既然这样说了,权德輿再苦再累也得坚持下来。

不想值班的秘书 但古代的秘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权德輿那样,既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又具有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所以,古代秘书借故不值班或干脆不来值班的事,也就时有发生。比如唐朝著名的“边塞派”诗人岑参做秘书时,就一向以身体有病为借口,不值夜班。值班名单都是按人头轮流排下来的,你少值,别人就要多值,加之当朝皇上又总喜欢在晚上下达公文起草任务,因而使得当时的秘书都十分害怕值班。同事们对岑参虽有一肚子意见,但碍于情面,大家还是忍着不说。后来同为中书舍人的崔祐甫实在熬不住了,就去找宰相提意见,说岑参既然“职在枢密”,就不应该“让事于人”。宰相却说:“此子羸疾日久,诸贤岂不能容之?”崔祐甫听后,毫不客气地说:“您如果知道他身体不好,就不应该让他任此职务;既然任此职务,就不能以称病为由逃避值夜班!”宰相张口结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宰相要求秘书们相互体谅,听起来虽然挺有人情味,但制度是约束全体成员的,不能因为某一个

人的投机取巧而使值班制度形同虚设,所以,崔祐甫把大家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要求宰相主持公道,对大家一视同仁,不仅没有什么不对,而且符合情理。据史料记载,岑参担任秘书的时间非常短,这可能与他工作表现不佳特别是经常逃避值班是有关系的。

秘书怕值夜班,身居中央政府首脑之位

的宰相同样怕值夜班。唐朝武则天做皇帝以后,值夜班的人员范围扩大至中书、尚书和门下三省的首长,所有人都不得例外。姚崇做宰相时,虽然德高望重,也同样必须参加单位上统一的值班。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某日,前一夜值班的官员将值班簿交还,宰相府按照值班名单,由分管此事的令史将值班簿送给姚崇,通知他当日值班。姚崇历任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是正宗的三朝元老,这时忽然有了疲惫之念,便以“年位俱高”为辞,请求连例一次。令史碍于情面,只好将值班簿往下传。谁知这些人对姚崇的违规行为都表示不满,没有一个愿意接受值班任务。令史没办法,就将值班簿送还给姚崇。来回数次后,姚崇着实不高兴了,提起笔就在值班簿上批写道:“告直令史,遣去又来,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终不便当。”大家看过后,肚子都笑疼了,这才没有继续逼姚崇值夜班。

摘自《历史学家茶座》

美文闲读

钱理群

生,你的生命开始的一天,就有了黎明的感觉:一切对你来说都是新鲜的,你用新奇的眼光与心态去重新发现。这就是古人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样一种新生状态,就是真正的学术状态,或者说是一种最理想的学术境界、人生境界。我们讲“赤子之心”,就是指这样的状态与境界。

我很同意梭罗说的另一句话,他说人无疑是有力量来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的。外界的环境我们管不了,因为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但你可以有意识地

去提高自己的主观努力去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小环境。

这讲起来可能有点抽象,就说说我在大学毕业以后的经历吧。我当时被分配到贵州安顺的一所卫生学校去教语文。从北京到了一个偏僻的山区,对我来说,外部条件是不够恶劣的了。我就想,不管怎样,现在我在教书、上课,上课有两种上法,一种是

学校附近有一个水库,我半夜跑到水库边,看月光下的山是什么样子,月光下的水是什么样子,就画一幅“月下”的山和水”,还配一首诗,叫“诗与画”:这是真的在写诗了。可惜这本诗画集后来销毁了,不然留到今天,那是多好的一个纪念。

摘自《我的精神自传》